

# 夏

小依  
编

# 葫芦架下的狗



回忆是儿时的小动物  
表露着童真的童  
浑观她真如孩童  
如人般爱闹爱闹与往昔时光

中国华侨出版社

葫 · 芦 · 架 · 下 · 的

狗







# 狗的种类

|            |             |             |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|
| 伯恩山犬       | 爱尔兰<br>蹲猎犬  | 西伯利亚<br>雪橇犬 | 藏獒                    |
| 汉诺威山<br>猎犬 | 德国猎犬        | 克伦伯猎犬       | 伊巴尼尔·<br>邦德 -<br>奥地梅犬 |
| 萨路基猎犬      | 大麦町犬        | 美国斗牛梗       | 伯格尔·<br>德·<br>皮卡第犬    |
| 拉萨狗        | 长毛迷你<br>腊肠狗 | 中国冠毛犬       | 贝加<br>马斯卡犬            |



## 目 录

### 岁月狗典

|            |        |
|------------|--------|
| 小狗包弟·····  | 巴 金/ 3 |
| 狗·····     | 巴 金/ 9 |
| 谈狗·····    | 曹聚仁/11 |
| 狗·····     | 方 刚/14 |
| 狗·····     | 靳 以/18 |
| 狗·····     | 老 舍/23 |
| 狗的故事·····  | 刘盛亚/25 |
| 一条野狗·····  | 梁实秋/31 |
| 狗·····     | 梁实秋/35 |
| 狗·····     | 梁实秋/39 |
| 狗·猫·鼠····· | 鲁 迅/43 |
| 狗的驳诘·····  | 鲁 迅/54 |
| 猫狗·····    | 梁遇春/55 |
| 打狗释疑·····  | 林语堂/59 |
| 踟躅小拾·····  | 缪崇群/63 |

|             |          |
|-------------|----------|
| 思犬·····     | 新凤霞 / 65 |
| “小超”记情····· | 杨 绛 / 77 |
| 讲狗·····     | 周建人 / 87 |
| 狗抓地毯·····   | 周作人 / 90 |
| 打狗之道·····   | 周作人 / 94 |

## 在狗身边的日子

|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把说了一万遍的话题再说一遍····· | / 99  |
| 挑一只好狗·····         | / 101 |
| 小狗的新家·····         | / 104 |
| 小狗在家中跑来跑去·····     | / 106 |
| 小狗需要朋友·····        | / 108 |
| 狗项圈、牵狗带·····       | / 110 |
| 让狗痛快地玩儿·····       | / 113 |
| 让狗吃好·····          | / 115 |
| 不挑食的狗·····         | / 119 |
| 给狗洗澡·····          | / 122 |
| 建立权威·····          | / 124 |
| 基本训练·····          | / 126 |
| 让狗更听话·····         | / 128 |
| 有教养的狗·····         | / 130 |

|                 |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|------|
| 给狗喂药 .....      | /132 |
| 爱狗急救箱 .....     | /134 |
| 天下名犬选一点 .....   | /138 |
| 汪汪汪汪的狗 .....    | /145 |
| 出版说明(代后记) ..... | /149 |

岁月狗典



● 柯尔维尔 阳台





## 小狗包弟

巴 金

一个多月前，我还在北京，听人讲起一位艺术家的事情，我记得其中一个故事是讲艺术家和狗的。据说艺术家住在一个不太大的城市里，隔壁人家养了小狗，它和艺术家相处很好，艺术家常常用吃的东西款待它。文革期间，城里发生了从未见过的武斗，艺术家害怕起来，就逃到别处躲了一段时期。后来他回来了，大概是给人揪回来的，说他“里通外国”，是个反革命，批他、斗他，他不承认，就痛打，拳打脚踢，棍棒齐下，不但头破血流，一条腿也给打断了。批斗结束，他走不动，让专政队拖着他游街示众，衣服撕破了，满身是血和泥土，口里发出呻吟。认识的人看见半死不活的他都掉开头去。忽然一只



T · R · N



小狗从人丛中跑出来，非常高兴地朝着他奔去。它亲热地叫着，扑到他跟前，到处闻闻，用舌头舐舐，用脚爪在他的身上抚摸。别人赶它走，用脚踢，拿棒打，都没有用，它一定要留在它的朋友的身边。最后专政队用大棒打断了小狗的后腿，它发出几声哀叫，痛苦地拖着伤残的身子走开了。地上添了血迹，艺术家的破衣上留下几处狗爪印。艺术家给关了几年才放出来。他的第一件事就是买几斤肉去看望那只小狗。邻居告诉他，那天狗给打坏以后，回到家里什么也不吃，哀叫了三天就死了。

听了这个故事，我又想起我曾经养过的那条小狗。是的，我也养过狗，那是一九五九年的事情，当时一位熟人给调到北京工作，要将全家迁去，想把他养的小狗送给我，因为我家里有一块草地，适合养狗的条件。我答应了，我的儿子也很高兴。狗来了，是一条日本种的黄毛小狗，干干净净，而且有一种本领：它有什么要求时就立起身子，把两只前脚并在一起不停地作揖。这本领不是我那位朋友训练出来的。它还有一位瑞典旧主人，关于他我毫无所知。他离开上海回国，把小狗送给接受房屋租赁权的人，小狗就归了我的





朋友。小狗来的时候有一个外国名字，它的译音是“斯包弟”。我们简化这个名字，就叫它作“包弟”。



奥托尼纳·马科瑞

包弟在我们家待了七年，同我们一家人处得很好。它不咬人，见到陌生人，在大门口吠一阵，我们一声叫唤，它就跑开了。夜晚篱笆外面人行道上常常有人走过，它听见某种声音就会朝着篱笆又跑又叫，叫声的确有点刺耳，但它也只是叫几声就安静了。它在院子里和草地上的时候多些，有时我们在客厅里接待客人或者同老朋友聊天，它会进来作几个揖，讨糖果吃，引起客人发笑。日本朋友对它更感兴趣，有一次大概在1963年或以后的夏天，一家日本通讯社到我家来拍电视片，就拍摄了包弟的镜头。又有一次日本作家由起女士访问上海，来我家做客，对日本产的包弟非常喜欢，她说她在东京家中也养了狗。两年以后，她再到北京参加亚非作家紧急会议，看见我她就问：“您的小狗怎样？”听我说包弟很好，她笑了。

我的爱人萧珊也喜欢包弟。在三年困难时期，我们每次到文化俱乐部吃饭，她总要向服务员讨一点骨头回去喂包弟。1962年我们夫妇带着孩子在广州过了春节，回到上



海，听妹妹们说，我们在广州的时候，睡房门紧闭，包弟每天清早守在房门口等候我们出来。它天天这样，从不厌倦。它看见我们回来，特别是看到萧珊，不住的摇头摆尾，那种高兴、亲热的样子，现在想起来我还很感动。我仿佛又听见由起女士的问话：“您的小狗怎样？”

“您的小狗怎样？”倘使我能够再见到那位日本女作家，她一定会拿同样的一句话问我。她的关心是不会减少的。然而我已经没有小狗了。

1966年8月下旬红卫兵开始上街抄“四旧”的时候，包弟变成了我们家的一个大包袱，晚上附近的小孩子时常打门大喊大嚷，说是要杀小狗。听见包弟尖声吠叫，我就胆战心惊，害怕这种叫声会把抄“四旧”的红卫兵引到我家里来。当时我已经处于半靠边的状态，傍晚我们在院子里乘凉，孩子们都劝我把包弟送走，我请我的大妹妹设法。可是在这时节谁愿意接受这样的礼物呢？据说只好送给医院由科研人员拿来作实验用，我们不愿意。以前看见包弟作揖，我就想笑，这些天我在机关学习后回家，包弟向我作揖讨东西吃，我却暗暗地流泪。

形势越来越紧。我们隔壁住着一位年老的工商业者，原先是某工厂的老板，住屋是他自己修建的，同我的院子只隔



T · R · N



了一道竹篱。有人到他家去抄“四旧”了。隔壁人家的一动一静，我们听得清清楚楚，从篱笆缝里也看得见一些情况。原来是抄家。这个晚上附近小孩几次打门捉小狗，幸而包弟不曾出来乱叫，也没有给捉了去。这是我六十多年来第一次看见抄家，人们拿着东西进进出出，一些人在大声叱骂，有人摔破坛坛罐罐。这情景实在可怕。十多天来我就睡不好觉，这一夜我想得更多，同萧珊谈起包弟的事情，我们最后决定把包弟送到医院去，交给我的大妹妹去办。

包弟送走后，我下班回家，听不见狗叫声，看不见包弟向我作揖、跟着我进屋，我反而感到轻松，真有一种摔掉包袱的感觉。但是在我吞了两片眠尔通、上床许久还不能入睡的时候，我不由自主地想到了包弟，想来想去，我又觉得我不但不曾摔掉什么，反而背上了更加沉重的包袱。在我眼前出现的不是摇头摆尾、连连作揖的小狗，而是躺在解剖桌上给割开肚皮的包弟。我再往下想，不仅是小狗包弟，连我自己也在受解剖。不能保护一条小狗，我感到羞耻；为了想保全自己，我把包弟送到解剖桌上，我瞧不起自己，我不能原谅自己！我就这样可耻地开始了十年浩劫中逆来顺受的苦难生活。一方面责备自己，另一方面



T · R · N



又想保全自己，不要让一家人跟自己一起堕入地狱。我自己终于也变成了包弟，没有死在解剖桌上，倒是我的幸运……

整整十三年零五个月过去了。我仍然住在这所楼房里，每天清早我在院子里散步，脚下是一片衰草，竹篱笆换成了无缝的砖墙。隔壁房屋里增加了几户新主人，高高墙壁上多开了两堵窗，有时倒下一点垃圾。当初刚搭起的葡萄架给虫蛀后早已塌下来扫掉，连葡萄藤也被挖走了。石面角上却添了一个大化粪池，是从紧靠着的五层楼公寓迁过来的。少掉了好几株花，多了几棵不开花的树。我想念过去同我一起散步的人。在绿草如茵的时节，她常常弯着身子，或者坐在地上拔除杂草，在午饭前后她有时逗着包弟玩……我好像做了一场大梦。满园的创伤使我的心仿佛又给放在油锅里熬煎。这样的熬煎是不会有终结的，除非我给自己过去十年的苦难生活做了总结，还清了心灵上的欠债。这绝不是容易的事。那么我今后的日子不会是好过的吧。但是那十年我也活过来了。

即使在“说谎成风”的时期，人对自己也不会讲假话，何况在今天，我不怕大家嘲笑，我要说，我怀念包弟，我想向它表示歉意。



# 狗

巴 金

小时候我害怕狗。记得有一回在新年里，我到二伯父家去玩。在他那个花园内，一条大黑狗追赶我，跑过几块花圃。后来我上了洋楼，才躲过这一场灾难，没有让狗嘴咬坏我的腿。



赫尔脱格伦

以后见着狗，我总是逃，它也总是追，而且屡屡望着我的影子狺狺狂吠。我愈怕，狗愈凶。

怕狗成了我的一种病。

我渐渐地长大起来。有一天不知道因为什么，我忽然觉得怕狗是很可耻的事情。看见狗我便站住，不再逃避。

我站住，狗也就站住。它望着我狂吠，它张大嘴，它做出要